

# 梦与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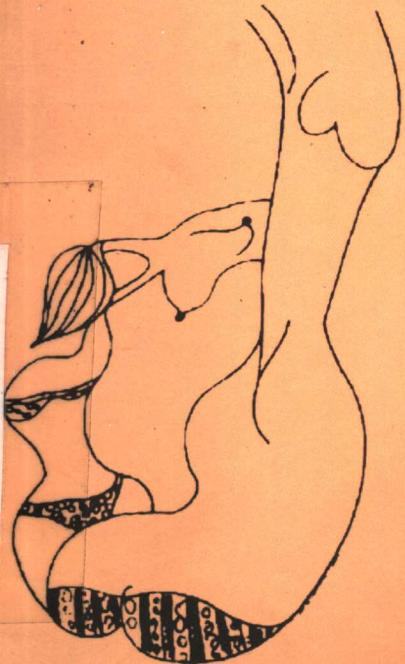
何锐 主编

SHAN  
HUA

中篇选萃

中国当代作家精品

李 张 叶 龙 志 猛 男 禄 敏 怡  
海 沈 嘉 淑 慎 哲  
毕 刘 薇 娜 丽 伟 龙



中国文学出版社

黄果树书系

本草纲目

卷之三

本草纲目

**中国当代作家精品**

# **梦与诗**

**何 锐 主编**

**中国文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梦与诗/何锐主编 .—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2000.12

(黄果树书系·中国当代作家精品)

ISBN 7-5071-0596-2

I . 与… II . 何… III . ①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②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当代 IV . 1247.7

中国图书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74014 号

## 梦与诗

何 锐 主编

(北京百万庄大街 24 号)

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人民印刷厂 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20

字数 2500 千字 印数 3000 套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71-0596-2/1 · 552

(全十册) 总定价: 180.00 元

## 献给新世纪的花束

何 锐

转瞬间，我们就将跨进新世纪、新千年的门槛，在世纪之交的最后时刻，回顾中国文学近十年的发展历程，我们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和喜悦。九十年代市场经济潮汛的及时来临，催动了我国社会生活巨大变革，也给文学的发展带来了挑战和机遇。大众文化的勃兴，现代传媒的发展，生活节奏的加快，使得文学从中心退居边缘，从而回到了自身应有的位置。文学的轰动效应早已风光不再，文学作品广泛的社会反响已逐渐为鲜为人知的圈内影响所取代。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作家创作力的萎缩或者作品实际水准的降低。近十年来，文学创作适应社会转型，拓展了新的生长空间，视野更为开阔，形式更加丰繁。文学观念、主题开拓、叙事方式等方面都产生了新的变异，有了新的发展。特别是文学主体性和自由创造精神的强调，导致文学形态和价值取向的多样化。与意识形态的相对疏离，使文学的重心发生了位移，文学有幸成为个体生命活动的一种存在方式，个体生命经验的审美传达，并由此而推衍出它的社会意义和人文精神内涵。事实是最有说服力的，近年来，新的文学现象纷至沓来，作家的审美视角不断调整。就小说而言，其叙述风格和介入现实方式的变化，个性意识和私人话语的扩张，世俗化和民间文化形态的切入，现代性精神建构的不懈尝试，以及后现代语境的大面积覆盖，使世纪之交的小说创作呈现出全方位跃动的

shan · hua

态势。文坛提供的最新信息和中国作家近十年的创作实绩，都是汉语文学总体水平提升的表征。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的未来格局中价值和地位的凸显，已成为新世纪的诱人前景。

在推动九十年代文学发展的过程中，文学期刊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它不仅发表了大量引人注目的优秀作品，推出了大批有活力和潜力的文学新人，而且还常常扮演引领文学潮流的角色。九十年代是编辑与作家平等对话的时代。越来越多的文学期刊编辑，开始重新体认自身的价值，他们不甘于为他人作嫁衣，视编辑工作为一种创造性劳动。编辑的创新意识和开拓策划能力，成为衡量其水平和成绩的重要尺度。而对刊物的创新策划，通常都有编辑自己的构思、设计和运作方式，但这决非商业化的包装和“炒作”，而是着眼于刊物内在品质的全面提升。这种策划能力的获得，正是基于对文学发展态势的敏锐把握，对新观念、新思路的执着追求和对文学自身规律的尊重，同时也得益于策划者的超前意识、想象力和新的思维方式。只有在总体策划到位的前提下，刊物才能进行卓有成效的具体运作。策划的导向作用首先体现在富于创意的栏目设置上，体现在作品的语言风格和作家阵容的展示上，并且贯穿于组稿、选稿、改稿、发稿的全过程。可以认为，对刊物创新的成功策划是编辑创造性精神活动的重要成果。

这套黄果树书系便是《山花》近年来创新策划结出的硕果。它的缘起可以追溯到九十年代中期。当时，文学期刊正面临困境，步履维艰。已有一些期刊因不适应市场的需要而被迫停刊。也有不少刊物不得不改变自己的办刊宗旨，以迎合市场。而此时，《山花》的改革刚刚起步。为了刊物的生存和发展，《山花》的编辑们不失机宜地转变了观念，毅然选择了一条“依托企业，依靠社会，坚持文学理想、坚守纯文学阵地”的办刊路子。从94年起，《山花》与黄果树集团联姻。黄果树集团以其雄厚的实力

为《山花》输血，帮助《山花》上台阶，上档次。企业的无私支持，使编辑部同仁有了压力和动力。《山花》必须办出水平，办出品位，办出全国性影响，进而办成品牌。这是大家共同的心声。改版后的《山花》迅速作出了新的定位选择，确立了开放、兼容、前卫的办刊立场。开放、兼容、前卫都以文学性为旨归，它们是三位一体的。刊物的开放性品格必然导致艺术品位的提升，兼容则意味着风格、形式的多样化，而鼓励探索的前卫姿态，又昭示着对艺术创新的提倡。作出这样的定位选择是基于我们对文学的理解和对世纪之交中国文学和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的把握。确立定位选择之后，我们始终把创新策划放在编辑工作的首要位置，把品牌栏目的创立作为重中之重。在栏目设置上，既不能有悖办刊宗旨，又要充分体现刊物的前瞻性特点。凡新开设的栏目，都要在实践中加以检验，如果读者、作者喜欢，该栏目稿源充足，读者反馈信息也多，我们就予以保留，并加大组稿力度，将其办成品牌栏目。“跨世纪十二家”的推出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我们一直认为，在东西方文化交汇的大背景中，即将来临的世纪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提供了新的契机和可能性。在世纪之交脱颖而出的文学新人，是中国文学的希望之星，富于良知和责任感的文学期刊编辑，理应把关注的焦点集中到扶持跨世纪文学新人这一战略目标上来。因此改版后的《山花》，一直关注文学新人，特别是那些富于活力、具有独特创作个性的文坛新锐。在栏目设置上，我们特意向跨世纪一代作家倾斜。先期推出的“跨世纪星群”相继发表了三十多名六七十年代出生作家的作品，他们都是在全国有一定影响的文学新人，其中有的作家就是从《山花》走向全国的。这个栏目持续了三年之久，仍受到欢迎，我们索性向国内文学界知名人发出选票，通过投票方式从三十七位作家中遴选出十二家新锐，在“跨世纪十二家”中再度隆重推出。这个栏目刚一问世，就被某家出版社看中

了，当即预约结集出版。后来另外一家出版社编辑发现，《山花》的好些栏目都颇有特色，适合出书。比如“自由撰稿人”，专门刊登属于文坛新现象的自由撰稿人的小说作品以及描述其生存状态的背景文字。自由撰稿人这类职业写手已严格区别于在体制运行下的专业作家。对这些写作个体户而言，创作已成为他们生存的第一需要，他们没有理由不全身心地投入。他们的作品理所当然地受到读者的关注。还有“文本内外”栏目，同时发表作家的小说作品和关于小说观念的文论、随笔，以便相互参照，加深对作家创作的理解。这同样是读者感到兴趣的。至于“三叶草”这个历久不衰的品牌栏目，同时推出一个作家三种不同体裁的文学作品（小说、散文、诗歌），有助于多方面展示和挖掘作家的创作才能，不仅为文坛新锐所关注，也受到更大范围内作家的青睐。上述这些栏目的作品在黄果树书系中依次结集成六本书，基本都按原有的面貌展示给读者。还有四本书则是从《山花》改版以来发表的大量作品中筛选出来的中篇和短篇的结集。这些作品分别刊载于“新向度”、“山外山”、“文体实验室”、“小说新视界”、“短篇选萃”等一系列新颖栏目内，作者涵盖老、中、青作家数十名之多。我们尽可能让不同风格、流派、形式的作品在其中都有一席之地。先锋的、传统的、写实的、现代的、后现代的，不拘一格。这样做，有助于扩大文学的话语空间，使之具有更大的包容性，给读者提供更多的信息量和审美选择的余地。

黄果树书系是《山花》改版以来佳作的一次集中展示，其间凝聚着作家们的心血和汗水，我们首先要感激他们的创造性劳动。这套书系，以黄果树命名，是山花向黄果树的倾情回报，没有黄果树集团这棵参天大树的庇荫，“山花”的怒放是难以想象的，在这里我们谨向黄果树集团的集团领导和全体员工致以崇高的敬意！同时，我们还要向出版这套书系的中国文学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们表示由衷的感谢，多亏他们的胆识和对美的发现，我们才得以向21世纪献上这样一份厚礼。

## 目 录

1. 刘 恪 梦与诗
52. 毕淑敏 术者
84. 沈嘉禄 飞向天空的老姚
113. 海 男 老虎的嚎叫声或杀手的故事
155. 艾 伟 标本
193. 叶广芩 不知何事萦怀抱
232. 龙志毅 政界
266. 张永龙 逃离
324. 晓 苏 失踪者

## 梦与诗

刘 恪

A 部：一个含混性、不确定、朦胧的  
界限从负面开始……

### 前象与后象

十九年前，我大学毕业后去了一个叫夜郎的地方。

那是个高原，除了山便没什么别的东西了。我在水电部的一个局报社做记者。一天，机关医院的康丽大夫要去摩西考察大骨节病源，她对我说摩西那个地方风光秀丽，还有许多稀罕的事，值得你做新闻的走一趟。

我陪她坐汽车走了一天，全是在山里旋转，下了车还是爬山。那山峰一个接一个似乎盖住了眼睛，触手可摸，爬了半天，一打听我们还在山腰，这才想起老家一句俗话：望山跑死马。

康丽说，她在地区医学院毕业实习时曾到过摩西，做的第一个医疗手术便是给一位初中学生接生。那学生叫王玉梅，年仅十六岁。起初学校也动员过她做人流，她不同意，找她家人，没想到家人也坚决要求保住胎儿，向学校反复求

情，这件事当时闹得很大，还惊动了人民公社，家长求到公社革委会主任那儿，理由是这山里风俗不好，近亲结婚多，小孩多怪模怪样的，这个学生是和一个城里老师有的孩子，下辈人一定聪明，于是学籍和胎儿都保住了。

我后来去学校做卫生防疫工作，见到王玉梅在教室里念书，便问她孩子谁带。她一笑，用手指走廊里的老师，那是班主任老师岳清峰。我有点发呆。按常理老师和学生有性关系生了孩子是应受到惩处的。据说王玉梅全家都来向学校和公社领导跪着求情，并承担全部责任。

事情是这样的：

岳清峰是地区师范学院毕业的高材生，水平高，工作责任心强，和学生关系也好，还经常深入到山里去与学生家长做家访，受这一带家长和学生的欢迎，王玉梅也是个不错的学生，还是班干部，那次岳老师去王玉梅家做访问，走了一天山路，沿途就三两户人家，玉梅家在山上林子里，他们师徒爬上山便是点灯的时候，他还笑着说，这一辈子也不来你们家做第二次家访了。王家的人真是特别高兴，据说一百年来岳老师是第二个来这山湾里的人，这儿连邮差也是托村干部转送邮件的，第一个是清末年的一个举人来过，还是因为他祖上在这儿住过，有祖坟祭拜。全家人请岳老师喝自酿的包谷酒，吃水煮大白肉，岳老师醉了，这王家夫妇把岳老师安排在女儿床上睡，这玉梅心里是喜欢岳老师，也就巴不得，没想只一夜便怀孕了。岳老师倒是后悔不迭，他是Z市人，一心一意想调回城里，请调好几次学校都不同意，岳老师是这方圆百里的最高学历和权威，公社也要保留他，这下有了孩子，无疑就拴在摩西了。

摩西的大骨节病人不少，康丽忙着做病例分析和家族史采访，还和公社医院合作做水质化验。我呆两天见了不少新

鲜事，还专门去中学采访，如今，岳清峰有几个孩子了，长得聪明乖巧，他还做了中学校长，王玉梅高中毕业以后留在学校做勤杂工，据说岳校长不让她代教。

岳校长只说了一句话：方法战胜一切。

### 守望书写

现在是春节的午夜，京郊已然宁静，我伏于一张大写字台前，灯光从我的左前方注视着，词语开始在方格稿纸上漂浮，不断地复叠，我触摸那些蓝色的精灵，词语往来攸忽似在寻找运行的支点，力量始于无形，它们一个个弹起来在额前擦出亮光，闪烁着一如萤火虫游弋于窗外，速度极其缓慢地爬过石景山，（实际无山可言，在滑翔中它保持临风的姿态翻过西山，背景中的燕山山脉）驻足一座山岗，山岗始于遥想在距离中为个人生平的一种象征物，似乎有棵树，樟树还是枫杨无关紧要，抑或只有一丛粉红色的蔷薇，想象和视线一同抵达内心便有一种遥远的呼唤，我一直被这种意象所迷惑，认为是我想象中的创造物，昨夜，我在梦中又见到了，那是童年的梦中树，我曾和表妹喜燕翻过山岗在那些夏枯草、聚花黄、车前子上打过滚，被野玫瑰划破手，喜燕用嫩嫩的舌尖递过一点唾液滑过伤痕，她说可以止血止痛又不会发烂的。于是我明白，我的想象不过是我的一个梦，一个童年持续的梦，那里晾着一件忧伤的衣衫，抖落着记忆的碎片。我一生在行走，向遥远行走，远方有山岗和树，或许过于匆忙，仿佛未曾思索便趋向目的，御着风轮极力去接近我想象中的风景。其实我错了，一直是我的梦在行走，它充满生命诗意的诱惑。

我想让词语停下来，她们波粒二象原理，总是那么不安

分，幻化为我案头的鲜花，水仙抑或马蹄香，是绿色的丰泽和白蕊的光亮，花无意供认怨恼、亲情，乃至希冀。我用蓝色墨汁注入它们水液，滋润并柔软它们的身躯，花儿绽开了，都是花瓣吐出词语的香气，银色的花冠在寓言深入飘零，祈祷一线灯光在它们的边缘洗净我某次不经意的伤害。

我只是一个词语的梦想者。

〔寂静〕夜已经很深很深了。黑暗在笼罩着，我伸手除了词语我触不到任何的边际，世界退潮为一次在燕山之外的事件，想象洞庭湖边的女儿或者故乡，他们都以寂静的姿态向我走来与我心灵相互融合又推开成一种不确定的距离，在黑暗中事物怪异地运行，寂静执着地推动向世界模糊的轮廓涌流她既是实体又是虚幻，一种幽幽的蓝黑色在漫漫长夜湿润远播。寂静如脉膊跳动，物质和词语结盟在水液与风絮中舞蹈，我幻想的寂静她是蓝黑色的，它是一场永无惊扰的梦或悬为空中水气，散发为遥远中无语的缄默。

寂静，她是一个温柔的处女。她保持无语的动人，只用姿态说语内心，在它抚摸过的一切词语很快深入到物质的内心，把雄壮暴力熄灭在她的裙下，给世界带来孤独而宁静的安详。

我在词语中伤痕累累。为什么？这也许就是词语的物化，相信这些描写世界的词句就是世界本身，相信是它在言说世界的信仰和真理。世界就是词语。1994年5月的某天杜悦送我一个日记本，我在首页是这样书写的：

语言是一切有机生命高等动物共有的特征，或者说一种习惯。他们被自然选择为类、种、属又以繁衍生殖构成居群关系，语言始于交流，固定为词语。词极少的为声音而产生，却始于两个动物本身欲望的需求在往来叙事中流通。

词语的本质不是画，不是音乐，简单地说它为非有形之物，只转化为个体灵魂的吁求。

词语是世界。它的形体是开口，是呼应，天与地、日与月、动物与植物，一切事物对异者构成的反应，词语开口言说却又熄灭于内在的声音（声音不准确，是两物之间的感应，一种无形到有形的融合，一种神秘之气一种质地的循环），当世界事物以个体独立时，惟有词语使世界结构为整体，一切存在之物的联结，一切生命之物的繁盛，词语便是他们光辉的使者。为符号世界的命运女神。

词语是世界的结构中心。

词语的物化也导致了思想的物化。相信哲学和一切理论的已成之物，理论思想具有最后的真理性。思想是用词语记录表达的，成为思想所言之物而等同于现实世界。

### 第一空间：长

据说，哑平跟他大学的秦宓老师关系最好。

大学毕业时，文哑平内定分配去支边，去基层锻炼。秦老师问哑平去基层有什么想法。哑平说基层很好，理论可以和实践联系。我就是来自基层的，我体会得到。哦，是我考虑得不周全，你是有实践经验的学生。秦老师略有所思。于是哑平便改分到京郊的矿山机械厂当技术员。

几年后，秦老师来北京做技术课题评审，他专程去郊区机械厂去看哑平，师徒很亲热，哑平向老师汇报几年的成长和工作成果。秦老师很高兴，鼓励他业务上多做出一些成果，还点醒他不要纠缠在人际关系上浪费时间，那些蝇头小利追逐到手也没啥意思。师徒呆了两三天，哑平陪老师参观游玩很是兴奋，最后把秦老师送到北京站，在车厢分手时拉

着老师手，他流泪了。末了给老师一个信封，这是我几年最好的成果，这篇论文请老师指教。秦老师笑着说，很好的，我给你把关，弄得像点样子，先在学报上发表，然后送部科学院评审。我是学报常务编委，部专家组的评委。告诉你周婧婧也在学报做编辑主任，你们是同学，她还问你好。哑平不好意思地，还给师母添麻烦。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文哑平被派回省城母校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接管学校党政大权。他公开去看打成反动学术权威的秦老师，并安慰他放心，我会帮你的。

记得那是临冬的日子。学校那些出身不好的学术权威都集中审查，惟独把秦老师关在一个单间里，秦心里感谢哑平的关照，那间小屋特别黑暗阴冷，秦老师从小就有恐黑症，每天都心惊肉跳，白天批斗也高度紧张，周婧婧偶尔也陪斗，脖子上挂一双破鞋。夜里，造反派要秦老师交待解放前在南京地质调查所的罪行，一定要检举当时的同仁。秦老师是爽朗耿直之人，坚持拒绝陷害别人。依旧是在那间小屋，秦老师被吊起来，从脚下开始鞭打，秦拒不交代，似乎有一个人从中送来一个纸条，于是改变了逼供的方法，先端来一盆炉火，还有烧红了的铁钳。秦老师说，国民党常用这玩意儿，想吓唬我，反正我也便秘，你们给通通肠子吧。那些人并不吱声，幽幽地望着秦老师，你也特小看我们一点了。先在肚脐眼上方二寸处用匕首划一条口子，再在肚脐眼左右对称性划两条直口，然后端着蜡烛近前细细地观看，用刀尖细细地挑起一层皮，血不断地从里往外溢，另一个人便拿着烧红的铁钳，在冒血的地方烙一下，嘶嘶的血浆变成了黑色粉末，一丝白白青青的烟弥漫胸前。匕首并不锋利，一个人用铁夹子夹拉着肚皮另一个人用匕首慢慢地拉锯式地贴着肚子，没轻没重地剥皮，到了肚脐眼停下来，再向秦老师逼

供，他昏过去了。他们便用凉水拍拍胸口拍拍后颈拍拍头，醒后，又一再追问。秦说，我过去的历史哑平都知道，我跟他聊过天。嗬，死到临头还污蔑工宣队的领导，我们就去问问。

返回来的人说，文副组长出差去了。你要再不说，可别我们不客气了。秦知道说与不说都不管用，闭上眼睛等死。一个人拿着匕首在四周把皮剥起来，仅靠肚脐眼连着，扯着皮不停地拽肚脐眼，秦连叫喊力气也没了。那刀尖一旋，肚脐眼便齐齐地抠下来了，烧红的铁钳在肚眼上一插，秦身体剧烈一抖，昏死了。

几天后，哑平来看秦老师说这些人太狠了，把您折磨成这样，他忙不迭安慰秦老师，先到医院住，把人治好，让周婧婧送好吃的，给肚子上换药，伤好，身体也恢复了。秦老师却没言语。

大约是到了春节，秦老师又从医院关到小屋，周婧婧也不能送饭。除夕夜倒是哑平给送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后来造反派在半夜里拎来一个铁笼子，里面装了许多饥饿硕大的老鼠，秦老师是最怕这东西的，一听那叽叽喳喳的声音便全身发抖。秦老师企图抵抗，没用，他们把秦老师绑结实，然后将双臂固定在两根管子上，把双手插在笼子口，绳子吊着笼子，稍有弹性，最后吹灭蜡烛锁上门走了。那些饥饿的老鼠便嘶嘶啦啦地啃秦老师的手，仿佛千万根线索从手指上牵着心脏，绞绞地痛。

第二天秦老师的手指被啃得干干净净，余下十根骨叉，很巧，那十个指甲盖还连着在。

接下来秦老师便精神恍恍惚惚，开始胡言乱语了。

哑平倒是常去周婧婧那里安慰，学校年轻老师说，文哑平人不错，师生交情还是有一些的。

只是其间婧婧曾去市三医院秘密打过一次胎。

把词语粉碎 从黑暗的细节里重返旧的时光  
寻找一个足够靠近它的方式 幻影重重  
曾在夜郎的树下 让黑色从内部升起一条蓝色的蛇 或松针  
刺痛梦境 用  
清水洗尘 惊动摩西那棵菩提树 掉下词句  
从侧面进入 发现梵叶装饰的图案 劈  
成柴薪 燃烧笔划的枝叶 移动都市夜晚  
失去梦的归路 重返湖边的童年 水的边缘  
荷花指向民间歌谣 不会研究文体 叙事  
的天空 长满庄稼和杂草 荒芜生命通道  
抓住你词语捻出潮湿 大鸟飞走的想象 一根羽毛孤独的目光  
惊动记忆的窗帘 肯定或  
者否定 那个无形痕迹 以真理的名义 才有杀戮的力量  
一枚历史的徽章 血染事实  
之后 手刃飘动的回忆

一个人为什么要认识他者，我常常这样追问。其实那是欲望也是诱惑。你渴望交流，那是在泄露你内心的秘密，你希望利用他者，语言是一种权力，它浸透世界每一个角落，你拾起这种权力侵略他人，你获取利益的对象。结果你在交往中得到的伤害往往来自对方，咎由自取。因为你的心理动机始于潜在的侵略，即便是词语也一样，你侵略词语，带有幻想的暴力，你包围词语俘虏了它，词语物化以后，对你的中伤也是同样的深刻，语言也是一面双刃剑。它在一切交往的领域里使用权力。